

扇子，古来有之。古文献中的“箒”“翼”“便面”，皆为扇子的早期形制或不同称谓。扇子功能不一，或为百姓消暑，或为君王仪仗，或为女子遮面等。扇子种类繁多，按形制分，有团扇、折扇等；按材质分，有竹扇、羽扇、丝绸扇、象牙扇、纸扇、蒲扇等；按制作方式分，有编织、刻画、上漆等；按地区分，有川扇、杭扇等。

扇子最早为引风遮日、消暑纳凉的器具，相传尧时“曾做物，吊于室中，动摇生风”。《淮南子》中载有周武王利用扇子招风纳凉的故事，“武王荫囑人于榭下，左拥而右扇之，而天下

怀其德”。战国“楚襄王时始用羽做扇”，又称“翟扇”。四川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，描绘了贵族日常生活的场景，其中第二层有手持长柄大扇的侍者，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与扇子相关的实物资料。

团扇和折扇是最常见的扇子。其中，团扇的产生远早于折扇，其形状团圆如月，暗合传统文化中的合欢吉祥之意，也被称为“合欢扇”，其材质多为丝绸，故又常被称为“纨扇”或“罗扇”。杜牧在《秋夕》中以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写出了少女手持团扇的灵动；苏轼在《贺新郎·夏景》中写“手弄生绡白团扇，扇手一时似玉”，以团扇衬托美人之姿；李商隐的《代董秀才却扇》中的“莫将画扇出帷来”，描绘了“却扇礼”的场景——古代婚俗中有新娘用团扇遮面、礼成后撤扇的仪式，彰显了中式婚姻的含蓄美。

折扇在北宋时期由日本僧人传入我国，因其使用方式为撒开和聚拢，文献中多称为“撒扇”或“聚头扇”，初期多由“仆隶”使用，直到明代开始盛行，清代广泛使用。明代永乐皇帝曾在扇面题词后分赠臣属，促进了折扇的流行。文人雅士开始盛行手执折扇，并在扇面上进行书画创作，产生了众多题材丰富的艺术作品，或书法、或山水、或花鸟、或人物，在扇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就结构而言，扇子主要由扇骨与扇面组成。扇骨中两侧宽大的叫大骨，中间的扇骨叫小骨，扇骨以扇钉固定，扇骨尾端为扇头。扇头形式多样，最普通的圆形扇头也被称为“和尚头”，还有挑方头、燕尾头、鱼尾头、直式头等。

文人用扇，往往还为扇子配备精美的饰件，即扇坠。扇坠多由翡翠、玉石、琥珀、象牙、

珊瑚等材料雕刻，配以精巧的丝绦，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折扇平时收纳在扇囊内，扇囊是保护折扇的重要配件，兼具装饰功能，也叫扇袋或扇套。扇囊一般为丝绸制成，造型上宽下窄，饰有精美的刺绣纹样，多为寓意吉祥的花鸟、诗词、博古、山水、人物等题材。如果有多把折扇，往往会收纳保存于一个专门的箱子内，即扇箱。

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扇子及相关文物 1200 余件，包

括成扇、扇面以及扇子的部件和其他有关器物，如扇骨、扇坠、扇袋、扇箱等。这些文物中包含大量名家作品，如清代张问渠的花卉团扇，其扇柄镂空，扇面一面为张问渠的兰花图，另一面为杜成章、李杜合写的行书；又如清代包世臣、李育的书画合璧折扇，明代文徵明的行书扇面，明代沈硕的山水扇面，清代八大山人的芙蓉图扇面等。此外还有明代唐寅仿韩熙载夜宴图，在第一幅场景“禀报”中，韩熙载坐在椅子上轻摇团扇，旁边的蓝衣仕女手执红色大扇，生动展现了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贵族的日常生活。还有一件东汉时期的红陶持便面女俑，一手执便面，一手执囊，直观反映出便面的使用方式，而这也应是当时女子出行的标准装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扇子对生活炎热气候中的重庆人民来说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物品。当地知名的扇子如荣昌折扇、临江油纸扇、铜梁棕扇等，都属于川扇的范畴。川扇又称“蜀扇”，蜀地盛产竹子，明代以来就是重要的折扇产地。

竹根雕摆件 寓意“代代封侯”



该竹根雕摆件长 15.7 厘米，雕刻 3 只猴子攀爬在松树上。所雕猴子生动可爱，形象逼真，令人爱不释手。摆件底部有“朱小松制”篆书款。

据介绍，该竹根雕摆件刀法简洁洗练，气韵浑厚古拙，通体比例匀称，为明代嘉定竹雕艺人朱小松的传世作品，寓意“代代封侯”，象征子孙后代都能考取功名、当上大官。（据《侨乡科技报》）

螺贝凝光雕海韵



黑蝶贝整雕《海上丝路》。

闽南贝雕是海洋文化与雕刻艺术融合的经典工艺。闽南贝雕脱胎于明代牙雕，清代兴盛，当代再度复苏，技艺传承于漳州、泉州、平潭一带。它最初只是民间手工，后成为文人清玩，凭借贝壳天然色泽、细腻雕工与灵动纹样，历来深受藏家喜爱。

闽南贝雕取用各类海贝，色泽并非单调纯白，自带珍珠般虹彩，有的黝黑似黑曜石，有的暖黄如蜜蜡，温润光洁，素有“贝玉”之称。主流原料分黑、黄、白三种珍珠贝，壳厚宜雕，各有独特肌理光泽：黑蝶贝暗沉深邃，泛幽蓝珠光；黄珍珠贝温润如琥珀，柔光内敛；白贝洁净通透。除此以外，海螺、蚌壳、砗磲皆可入料，衍生出螺钿镶嵌、贝堆、透雕等多种工艺。

闽南特色立体圆雕融合中西雕刻思路，依贝壳原生形态设计，搭配锯磨、镂刻、拼接镶嵌等技法，留存贝壳天然光泽，塑造饱满立体层次，深刻影响各地贝雕发展。贝壳硬而脆，容错率极低，稍有偏差便整件作废，匠人必先细观贝壳肌理，顺势雕琢，以应天然之趣。整件作品要历经选料、打磨、起稿、粗雕、精修、开相、抛光、清洗、配饰等数十道工序，对手势、力度、刀工要求严苛，成品方能经久光亮，逼真传神。

贝雕器物品类丰富，兼顾实用与观赏。大件有屏风、挂屏、花瓶、器皿，小件包含书签、发饰、灯雕、首饰，另有笔筒、印泥盒等文房摆件。（据《新民晚报》）

白釉珠纹蛙式瓷洗



这件清康熙白釉珠纹蛙式瓷洗，高 14.5 厘米，身长 22 厘米，现藏于山西省中阳县博物馆。青蛙蹲伏在地上，四肢收拢紧贴地面，蛙首前伸，大嘴微微张开，仿佛在积蓄力量发出鸣叫声，生动还原了夏夜田间蛙鸣时的灵动姿态。它双眼圆鼓突出，用深色釉点绘瞳孔，神态灵动鲜活；蛙身通体堆贴细密圆珠珍珠，颗粒均匀凸起，珠粒缝隙积釉深浅错落，层次感十足，唯下颌处留白素釉，素繁对比，视觉雅致。蛙背开长条凹槽作为储水腔，容量适中，供文人洗笔润墨。笔洗虽是文房小品，但制作精美，情趣盎然，尤其是瓷质的笔洗，不但形状多样，有葵花洗、四卷荷叶洗、方池洗等，而且上绘丰富多彩的图案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因此，笔洗不但实用，更可以怡情养性、陶冶情操。（据《联谊报》）

怀袖盈凉揽清风

漫说扇文化



清代张问渠花卉团扇扇面。



清代杜成章、李杜行书团扇扇面。



清代包世臣行书折扇扇面。



清代李育花鸟折扇扇面。

（据《中国文化报》）

夏桃藏雅韵 古瓷寄吉祥

然一体。该技法始创于清康熙年间，盛行于雍正、乾隆时期，一直沿用至道光年间，后续更衍生出过墙龙、过墙凤等经典纹样。过枝工艺打破器物边界，让静态的瓷面纹饰拥有流动气韵，意境悠远、雅致绝伦，极具观赏与品鉴价值。

清乾隆粉彩九桃瓶（图2）亦是故宫博物院的典藏重器。器物通高 64.7 厘米，口径 22.2 厘米，足径 20.4 厘米，造型规整，瓶口微撇、颈部挺直、腹部浑圆饱满、圈足沉稳。器身以纯白釉为底，精工彩绘一株繁茂桃树，枝干苍劲粗壮，九枚仙桃错落缀于枝头。匠人以胭脂红配白粉层层晕染，桃实由嫩黄渐变娇红，色彩过渡细腻自然、鲜活灵动。桃树旁点缀从生月季，姿态嫣然、生机盎然。器物底足落青花篆书“大清乾隆年制”六字官款。

乾隆时期粉彩瓷器尤喜祥瑞题材，多借自然风物寄托美好愿景。数字“九”为至尊之数，且与“久”谐音，寓意福寿绵长、国泰久安。此瓶构图疏密有致、层次分明，枝叶阴阳向背、虚实相生，老枝苍劲、新芽初生，细节精妙入微，是乾隆时期粉彩器物的经典代表作。

盛夏暑热熏蒸、热风习习，不妨踱步博物馆，于一件件古瓷珍品中细赏桃枝雅韵。一枚夏果，承载千年文

脉；一席瓷景，赠予夏日清宁。静观瓷上仙桃，褪去俗世燥热，唯余心旷神怡、悠然闲适。



图 2

（据《新民晚报》）



图 1

千百年来，桃子既是脍炙人口的时令珍果，亦是文人墨客托物抒情、寄寓美好意象的经典载体。历代匠人也常将桃的祥瑞之韵融入瓷器，留下诸多传世精品。走进博物馆品鉴古瓷上的桃纹雅饰，更能邂逅一份独属于夏日的雅致意趣。

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清雍正粉彩过枝桃纹瓷盘（图1）便是其中佳作。此盘高 8.4 厘米，口径达 50.6 厘米，器型端庄。器物为敞口弧壁、圈足规

整，内壁施纯净白釉，素雅温润。整器最精妙之处在于纹饰设计，一株桃树虬枝延展，从盘底蜿蜒舒展，越过盘壁延伸至外壁，枝蔓连绵、流畅自然。树上九桃缀枝，盘内六桃、盘外三桃，果实饱满；枝头桃花盛放，娇艳烂漫，数只红蝙蝠穿梭枝间。红桃、粉花、翠叶相映成趣，画面饱满热烈、祥瑞喜庆，暗含“洪福齐天”的祝愿。

这件器物采用独特的“过枝”技法，纹饰跨越器身内外，衔接无痕、浑